

# 事文類聚

前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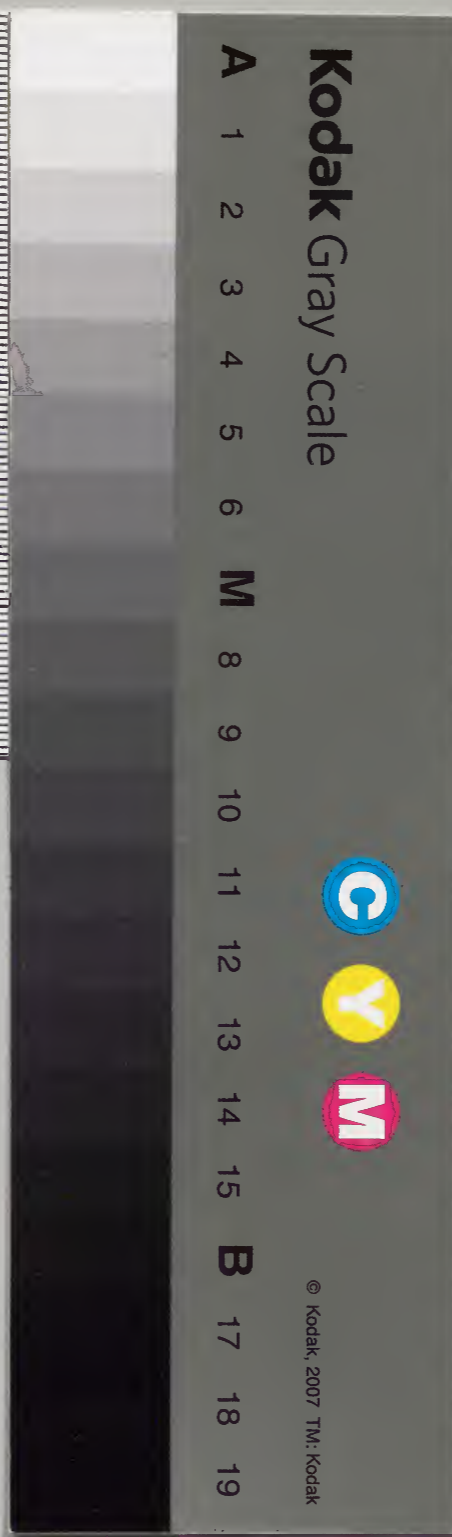
十九、二十

存  
目  
之

漢書門		六二六	六一二	三五九	三〇
類	號	函	架	冊	

漢書		六二六	六一二	三五九	三〇
類	號	冊	函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6126
冊數	61 ( 10 )
函號	365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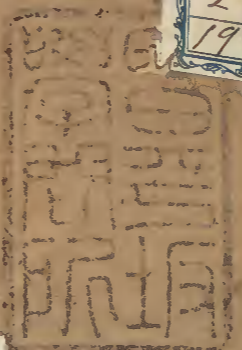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事文類聚前集

卅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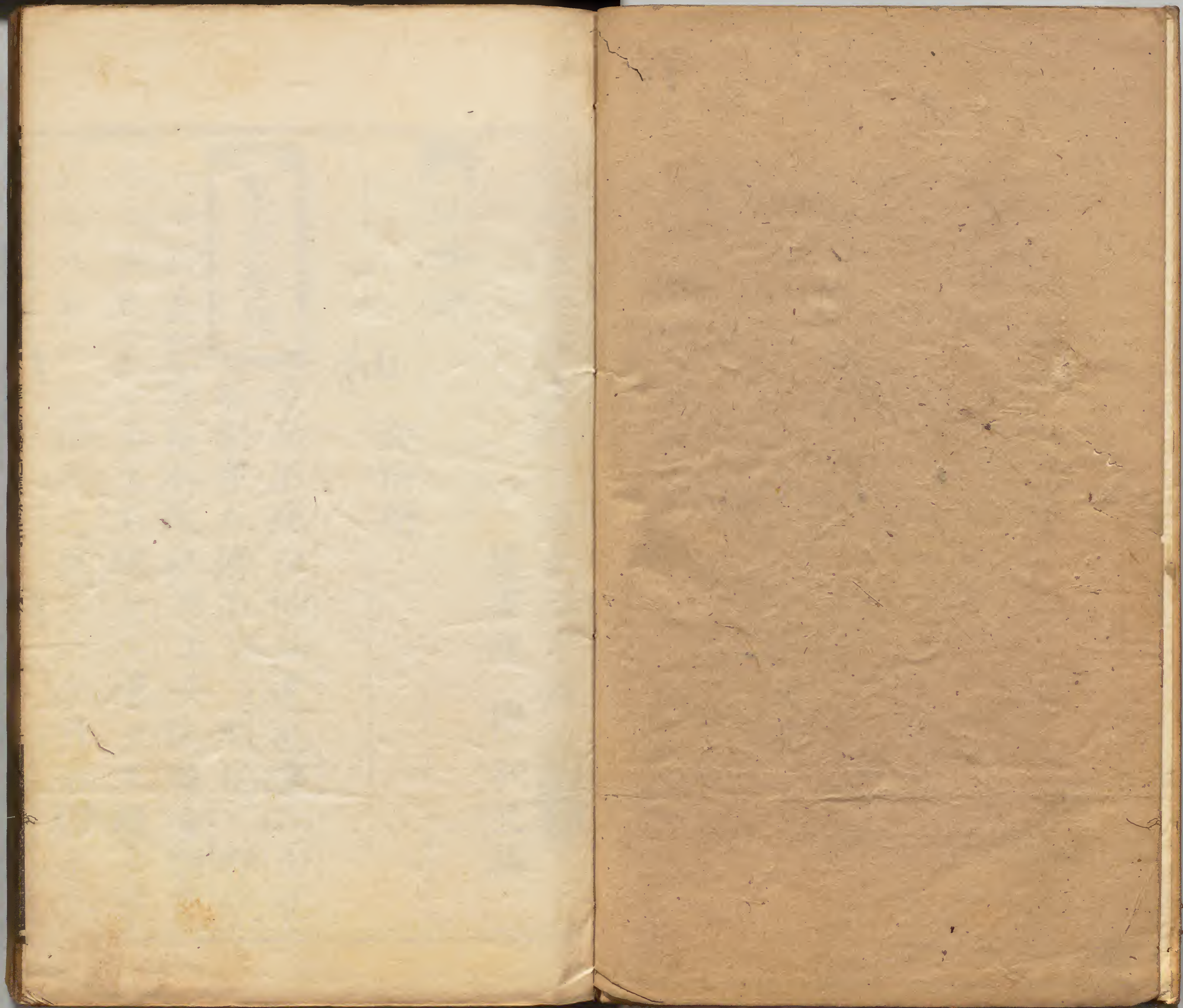
十九

24  
2  
19



東 京 圖 書 館			
一 〇 册	二 八 〇 號	別 冊 函	漢書門 類書類

不許帶出



新編

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四

前集

建安祝

穆和父編

仙佛部

淺草文庫

仙

女仙附

羣書要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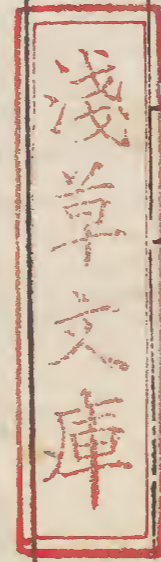
老而不死曰仙仙遷也遷入山也

故制字人傍山釋名羽化 蟬蛻

六帖羽蓋霓旌霞衣風馭同上吸沆瀣飡朝霞

大人賦天上白玉京玉城十二樓史玉醴金漿

交梨火棗此則騰飛之藥不比金丹若體未真



正穢念盈懷恐此物不肯來也真誥形如生人者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皺者尸解也目光不落無異生人者尸解也有死而更生者有未斂而失其尸者有髮脫而形飛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爲上夜半解者爲下向曉向暮去者爲地下主集仙錄

**詩句** 上界真人足官府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韓文

**古今事實**

崆峒問道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廣成子曰自治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從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

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為敗我守  
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吾  
道者上為皇失吾道者下為土將去汝入無窮  
之門游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人  
其盡死而我獨存矣莊子

赤松為兩師

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  
燒至崑崙山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  
女追之亦得仙俱去高辛時為雨師列仙傳

偓佺食松子

偓佺采藥父也好食松實體毛數寸能飛行逐  
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服時受服者皆三百歲  
列仙傳

彭祖長壽

彭祖諱鏗帝顓頊玄孫至殷之末世年已七百  
餘歲而不衰少好恬靜惟以養神治生為事王  
聞之以為大夫稱疾不與政專善於補導之術  
列仙傳

穆王宴西王母

周穆王名滿立時年五十立五十四年一百四

歲王少好神仙常欲使車轍馬跡徧於天下以  
倣黃帝焉乃乘八駿之有奔戎爲右造父爲御  
又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謠曰白雲在天  
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又無死尚能復來祭父  
自鄭圃來謁諫王以徐偃之亂王乃返國宗社  
復安

關令尹之生

關令尹喜周之大夫也母氏嘗晝寢夢天下絳  
綃流繞其身及真人生時其家陸地自生蓮花  
光色鮮盛眼有日精姿形長雅垂臂下膝堂堂  
有天人之貌少好學墳素善於天文祕緯仰看  
俯察莫不洞徹雖鬼神無以匿其真狀老子感  
焉內傳

老子之生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其母懷之八十一歲乃  
生生時剖其母左腋而出出而白首故謂之老  
子又云母到李樹下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  
曰以此爲我姓又有老聃之號老子黃色美眉  
廣顙長耳大目䟽齒方口厚脣額有參牛達理  
日角月庭鼻骨雙柱耳有三門足蹈三五手把

十文以周武王時為柱下史時俗見其久壽故  
號老子所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玉醴金液治  
心養性絕穀變化役使鬼神之法列仙傳

### 子喬乘鶴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  
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後求於山見桓良曰  
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山頭果乘白鶴駐  
山頂望之不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 蕭史吹笙

蕭史秦繆公時善吹笙能致白鶴孔雀公女字  
弄玉好之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  
鳳凰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夫  
婦一旦皆隨鳳凰飛去

### 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晉平公時人隱居鬼谷在人間數百  
歲後不知所之

### 琴高乘鯉

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後辭入  
涿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之曰皆潔齋候於水  
旁設祠屋果乘赤鯉來出祠中且有萬人觀之



留月餘復入水去

安期生賣藥

安期生琅琊阜鄉人賣藥海邊時人皆言千歲公秦始皇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數萬出阜鄉亭皆置而去留書以赤玉舄一兩為報曰後千歲來求我於蓬萊山下始皇遣使者數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列仙傳

橘中二老

有巴邛人不知姓家有橘因霜後諸橘盡收餘二大橘如三四斗盎巴人即令攀摘輕重亦如常橘割開每橘有二老叟鬚眉皤然肌體紅明皆相對象戲身尺餘談笑自若但與決賭訖一叟曰君輸我海龍神第七女髮十兩智瓊額黃十二枝紫綃帔一幅絳臺山霞實散二劑一叟曰君輸我瀛洲玉塵九斛阿母療髓凝酒四鍾阿母女熊盈娘子躋虛龍縞襪八緉後日於先生青城草堂還我耳又有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於橘中耳一叟曰僕飢虛矣須龍根脯食之

即於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毫釐罔不周悉因削食之隨削復滿食訖以水喫之化為一龍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在

### 秦皇求仙

始皇東游海上方士徐市等上書請得與童男女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藥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能渡始皇大怒使伐湘山樹赭其山

### 盧敖求仙

盧敖遊玄闕在北海至蒙穀之上見一士深目而玄準渠頭而鳶肩軒軒然迎風而舞顧見敖慢然而下其臂遁乎碑下敖往視之方卷龜殼而食蛤蜊敖曰敖少好游背群離黨親於六合之外夫子可與敖為友矣若士傲然笑曰我方南遊乎罔畺之野北息乎沈默之鄉西窮冥冥之里東貫鴻濛之光其外猶有沉沉之泥下無地上無天吾能往來于處矣吾與汗漫遊於九垓之上乃舉臂聳身入雲中敖仰視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虫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為遠不亦悲哉敖燕人秦皇召為博士使求仙

淮南子

漢武求仙

漢武帝時方士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上欣然  
庶幾遇之復至海上望馬上欲自浮海求蓬萊  
東方朔曰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僊人將自  
至乃止遂去並海上凡周行萬八千里云

王母蟠桃

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忽有一青鳥從西方  
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  
有頃王母至乘紫雲之輦駕五色斑龍上殿自  
設精饌以梓盛桃七枚帝食之甘美母曰此桃  
三千年一結實又南窓下有人窺看帝驚問何  
人王母曰是我隣家小兒東方朔性多滑稽曾  
三來偷桃子此子昔為太上仙官但務游戲太  
上謫斥使在人間

漢武內傳

華表丁令威

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白鶴集柱頭時有  
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  
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來歸城郭如故人  
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遂高冲天今遼東諸丁

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不知名字搜神記

### 荊子摩銅人

荊子訓不知所來到洛見公卿數十處皆持斗酒片脯候之曰遠來無所有示致微意坐上數百人飲啖終日不盡去後數十處皆白雲起從旦至暮時有百歲公說小兒時見訓賣藥會稽市顏色如此訓不樂住洛遂遁去正始中長安東霸城中有見之者與一老公摩娑銅人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搜神記

### 李少君道術

李少君字雲翼好道入泰山採藥修絕穀全身之術遇安期生少君疾困叩頭乞活安期以神樓散一匕與服之即愈乃上言臣能凝瀨成白銀飛丹砂成黃金服之白日升天身竦則凌天伏入無間控飛龍而入遐遍乘白鴻而九陔周冥海之棗大如瓜鍾山之李大如瓶臣食之遂生竒光師安期授臣口訣是以保萬物之可成也於是上甚尊敬為立屋第漢武內傳

### 封君達活人

封君達隴西人號青牛師服水銀百餘年還鄉

里如二十者常乘青牛道上有病死者便以腰間竹管中藥與服或下針應手皆愈不以姓名語人內傳

### 遇羨門子

紫陽真人周義山聞有藥先生得道在蒙山能讀龍嶠經乃追尋之蒙山遇羨門子乘白鶴執羽蓋佩青毛之節侍從十餘玉女君乃再拜叩頭乞長生要訣羨門子曰子名在丹臺玉室之中何憂不仙遠越江河來登此何索列仙傳

### 長房遇壺公

後漢費長房為汝南市掾市有老翁賣藥掛一壺於肆頭市罷輒入壺中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巖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後從壺翁求道入深山於羣虎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屋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令食糞糞中有三虫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

成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  
至矣既至可投葛陂中又作一符曰以主地上  
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以竹杖投葛陂顧視  
則龍也遂能鞭笞百鬼驅使社公

魏伯陽服丹

後漢魏伯陽者吳人也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  
丹丹成乃曰先宜與犬試之若犬飛然後人可  
服乃與犬食犬即死伯陽服丹入口即死弟子  
服之亦死餘二弟子遂不服乃共出山去後伯  
陽即起將所服丹內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遂  
皆仙去乃作手書寄謝二弟子乃始懊恨伯陽  
作參同契三卷以論作丹之意

王喬飛鳧

王喬漢顯宗時為葉縣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常  
詣京朝帝恠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  
望之言臨至必有雙鳧從南方飛來於是候鳧  
至舉羅張之但得一舄乃四年時所賜尚書官  
屬履也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擁排終不搖  
動喬曰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寢其中蓋便立  
覆宿昔葬於城東上自成墳

梅福為仙

梅福為南昌尉時王莽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傳以為仙

葛洪屍解

葛洪字稚川亡時年八十一視其貌如平生體亦柔弱舉屍入棺其輕如空衣時咸以為屍解得仙

雞犬舐鼎

淮南王安臨仙去餘藥在鼎中雞犬舐之並得飛昇故雞鳴雲中犬吠天上

董奉種杏

吳董奉候官人有道術居山不種田為人治病亦不取錢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餘萬株鬱然成林乃使山中百禽群獸遊戲其下竟不生草嘗如芸治後杏子大熟於林中作一草倉示時人曰欲買杏者不須報奉但將穀一器置倉中即自往取一器杏去嘗有人置穀少而取杏多者羣虎輒吼逐之

負局磨鏡

負局先生語似燕代間人因摩輒問主人得無

有疾苦者若有疾輒出紫丸藥與之莫不愈數  
十年後大疫每到戶與藥愈者萬計不取一錢  
後止吳山絕崖世世懸藥與人曰吾欲還蓬萊  
山為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從石間  
來下服之多所愈

### 葛玄道術

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液仙經與客對  
食並言及變化之事客曰食畢先生作一事特  
戲者玄曰君得無促促欲有所見乎乃嗽口飯  
盡成大蜂數百皆集客身亦不螫人玄乃張口  
蜂皆飛入口都畢玄嚼食之是故飯也玄指牀  
使行指蝦蟆及諸行蟲飛燕雀龜之屬使舞應  
節如人也玄以冬為客設生瓜棗夏致冰雪又  
以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玄以一器於井上呼  
錢出於是錢一一飛從井出皆向所投也又  
曰為客設酒無人傳之杯自至前如或不盡杯  
不去也帝問曰百姓思雨寧可得乎玄曰雨易  
得耳乃書符著社中一時之間天地晦冥大雨  
流潦

### 讀石室書



王烈字長休邯鄲人也烈入河東抱犢山中得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烈讀不知其字不敢取頗諳十數字形體歸書之以示稽叔夜叔夜盡知其字烈喜乃將叔夜往識其徑分明了了往至失石室所在烈竊語弟子曰叔夜不應得道故也

許真君斬蜃

許真君名遜字敬之本汝南人後於豫章遇一少年容儀修整自稱慎郎許君與之語知非人類指顧之間少年去君請門人曰適來年少乃是蛟蜃之精吾念江西累為洪水所害若非剪裁恐致逃遁蜃精知真君識之潛於龍沙洲化為黃牛真君以道眼遙觀謂弟子施大玉曰彼之精恠化作黃牛我今化其身為黑牛仍以手中掛膊將以認之汝見牛奔闔當以劍截彼真君乃化身而去俄頃見黑牛犇趨黃牛而來大玉以劍揮牛中其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從此井徑歸潭州却化為人先是蜃精化為美少年以珍寶財貨數萬獲娶潭州刺史賈至女至是真君求見賈使君謂曰聞君有貴婿慎郎乃蛟

蜃老魅焉敢遁形蜃精復變本形為吏所殺

李八百

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歷世見之時人計之年八百歲因以號焉

隔兩塵

韋子威師事丁約一日辭去謂子威曰郎君得道尚隔兩塵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也

洪景鍊丹

陶洪景既得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賜黃金朱砂雌黃等後合飛丹色如

霜雪服之體輕

梁書

惟鼠墮地

唐公得道拔宅雞犬皆升惟鼠墮地

晏類要

屍解如蟬

高宗時道士劉合還丹成而上之咸亨中卒唯有空皮而背上開坼有似蟬蛻

空中聞打麥

王老者村居慕道有老道士造之留月餘忽遍身瘡瘍謂王老曰得酒數斛浸之即愈遂為置酒滿瓮道士坐瓮中三日方出鬚髮皆黑顏如

童子謂王老曰能飲此酒可以仙去時方打麥  
王老全家飲之須臾皆醉忽風動雲蒸一時輕  
舉居舍雞犬皆去空中猶聞打麥聲

希夷得道

陳搏字圖南隱武當山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止  
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垂拱初謂其  
弟子賈德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為室室成  
遂化形於蓮花峯下張超谷中卒經七日支體  
猶溫有五色雲蔽塞洞口累日不散

金女 以下係女仙

西王母者金女也厥性緜氏女子之登仙得道  
者咸隸焉集仙錄

樊夫人

樊夫人者劉綱妻也鬢翠如雲肥潔如雪女仙錄

萼綠華

萼綠華者女仙也上下青衣顏色絕整真誥

江妃解佩

江妃二女不知何許人出遊江湄逢鄭交甫不  
知其神也女遂解佩與之交甫受而懷之去數

十步空懷無佩女亦不見

毛女食松

毛女字玉姜在華陰山中山客獵師世世見之  
形體生毛自言始皇宮人秦亡入山食松葉遂  
不饑寒列仙傳

洞庭君女

唐柳毅下第歸至涇陽見一婦人牧羊曰妾洞  
庭君小女也嫁涇川次子為婢所惑得罪舅姑  
毀黜至此聞君將還敢寄尺牘於洞庭之陰有  
大橋對君擊對三當有應者殺如其言見千門  
萬戶曰靈虛殿一人被紫執圭取書進之洞庭  
君泣曰老夫之罪使孺弱罹害言未畢有赤龍  
長萬丈擘天飛去俄而祥風慶雲幢節玲瓏紅  
粧千百中有一人即前寄書者乃宴毅於碧雲  
宮宴罷辭去後再娶盧氏貌類龍女妻曰予即  
洞庭君女也涇上之辱君能救之茲奉閨房永  
以為報同歸洞庭莫知其迹

古今文集

雜著

別中岳二三真人序 陳子昂

夫愛名山歌長徃世有之矣若夫放身霄嶺宴  
景雲林卑俗不可得而聞時士不可得而見則  
吾欲高視終古一笑昔人篙山有二仙自浮丘  
公王子晉上朝玉帝遺迹金壇鳳笙悠悠千載  
無響吾每以是臨霞永慨撫膺增歎常謂煙駕  
不逢羽人長徃去囂世走青雲登玉女之峯窺  
石人之廟見司馬子微馮太和霓裳眇然冥壑  
獨立真朋羽會金漿玉液則有揚仙公玄默洞  
天賈上士幽棲牝谷玉笙吹風瑤裝駐鶴方且  
迷軒轅之駕期汗漫之遊吾亦何人躬接茲賞  
實欲執青節從白蜺陪飲崑崙之庭觀化玄元  
之府宿心遂矣冥骨甘矣豈知瓊都命淺金籙  
道微攀倒景而迷途顧中峯而失路塵縈俗累  
復汨吾和仙人真侶永幽靈契翳青芝而延佇  
遙會何期折丹桂而徘徊遠心空絕紫煙去黃  
庭極仰寥廓而無光視寰區而寡色悠悠何徃  
白頭名利之交咄咄誰嗟玄運盛衰之感則如  
楊朱歧路墨子素絲尚平辭家而不歸鮑焦抱  
木而枯死可以慟可以悲古人之心吾今得之  
矣

古詩

飛龍引

李白

昂湖流水清且閑軒轅去時有弓劍古人傳道  
流其間後宮嬋娟多花顏乘鸞飛烟亦不還騎  
龍攀天造天關造天關聞天語長雲河車載玉  
女載玉女過紫皇紫皇乃賜白兔所持之藥方  
後天而老凋三光下視瑤池見王母蛾眉蕭颯  
如秋霜

古風

李白

太白可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爾與  
世絕中有綠髮翁披雲卧松雪不笑亦不語冥  
棲在巖穴我来逢真人長跪問寶訣粲然忽自  
哂授以鍊藥說銘骨傳其語竦身已電滅仰望  
不可及愴然五情熱吾將營丹砂永與世人別  
五鶴西北來飛飛凌太清仙人綠雲上自道安  
期生兩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飄然下倒影倏  
忽無留行遺我金光草服之四體輕將隨赤松  
子對博坐蓬瀛

周穆八荒意漢皇萬乘尊淫樂心不極雄豪安  
足論西海宴王母北宮邀上元瑤水聞遺歌玉

杯竟空言靈跡成蔓草徒悲千載魂  
秦皇按寶劍赫怒振威神逐日巡海右驅石架  
滄津徵卒空九寓作橋傷萬人但求蓬島藥豈  
思農扈春力盡功不瞻千載為悲辛

感遇

陳子昂

吾觀龍變化乃知至陽精石林何冥密幽洞無  
留行古之得仙道信與元化并玄感非象識誰  
能測淪冥世人拘自見酣酒笑丹經崑崙有瑤  
樹安得采其英

深居觀群動非然爭朵頤群動相啖食利害紛  
癡癡便便夸毗子榮耀更相持務光讓天下商  
賈競刀錐已矣行采芝萬世同一時

吾愛鬼谷子青谿無垢氛囊括經世道遺身在  
白雲七雄方龍闕天下亂無君浮榮不足貴導  
養晦時文舒可彌宇宙卷之不盈分豈徒山木  
壽空與麋鹿群

荒哉穆天子始與白雲期宮女多怨曠層城閑  
蛾眉日晚瑤臺樂豈傷桃李時青苔空萎絕白  
髮生羅帷

感興一首

朱元晦

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祕竊當生  
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  
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  
理偷生詎能安

讀道書作

朱元晦

失志墮塵網浩思屬滄洲靈芝不可得歲月逐  
江流碧草晚未凋悲風颯已秋仰首鸞鶴期白  
雲但悠悠

王喬吹笙去列子御風還至人絕華念出入有

無聞千載但聞名不見水玉顏長瀟空宇碧可

許蓬萊山

詩話

洞賓遊岳陽

呂巖客字洞賓沔中府人唐禮部侍郎謂之孫  
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去遊廬山遇異人得長  
生訣多遊湘潭岳鄂之間人莫之識嘗題岳陽  
樓詩云朝遊北粵暮蒼梧袖有青蛇膽氣粗三  
入洛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風土記

飲東林沈氏

熙寧間湖州歸安縣之東林有隱君子沈思字



持正隱於東林因以東老名焉能釀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稱回道長揖東老曰知君白酒新熟願求一醉公命之坐徐觀其目碧色粲然光彩射人與之語無不通故知非塵埃中人也因出與飲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殊無酒色回曰久不遊浙中今為子有陰德留詩贈子乃擘席上榴皮畫相題詩於菴壁云西隣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因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

雜著以下係女仙

麻姑壇記

顏真卿

麻姑者葛稚川神仙傳云王遠字方平欲東之括蒼山過吳蔡經家教其尸解如蛇蟬也經去十餘年忽還語家言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期日方平乘羽車駕五龍各異色旌旗導從威儀赫奕如大將也既至坐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聞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敬報久不行民間今來在此想麻姑能暫來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所使人曰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修敬無階思

念久煩信承在彼登山顛倒而先被記當按行  
蓬萊今欲暫往如是便還還即親觀願不即去  
如此兩時聞麻姑來來時不先聞人馬聲既至  
從官當半於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  
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頂巾作髻餘髮垂之至  
要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繡光彩耀日不可名字  
皆世間所無有也得見方平方平為起立坐定  
各進行厨金盤玉杯無限美膳多是諸華而香  
氣達於內外擗麟脯行之麻姑自言接待以來  
見東海三為桑田向聞蓬萊水乃淺於往者會  
時畧半也豈將復還為陸陵乎方平笑曰聖人  
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經  
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之已知曰噫且止  
勿前即求少許米便以擲之墮地即成丹砂方  
平笑曰姑故年少吾了不喜復作此曹狡獪變  
化也麻姑手似鳥爪蔡經心中念言背痒時得  
此爪以爬背乃往也方平已知經心中所言即  
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神人汝何忽謂其爪可  
以爬背耶見鞭着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  
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大曆三年真卿判

撫州按圖經南城縣有麻姑山頂有古壇相傳云  
麻姑於此得道壇東南池中有紅蓮近忽變碧今  
又白矣池北下壇傍有杉松皆偃蓋時聞步虛  
鍾磬之音東南有瀑布淙下三百餘尺東北有石  
崇觀高石中猶有螺蚌殼或以為桑田所變西北  
有麻源謝靈運詩題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恐  
其處也源口有神祈雨輒應開元中道士鄧紫陽  
於此習道蒙召入大同殿修功德二十七年忽見  
虎駕龍車二人執節於庭中顧謂其友竹務猷曰  
此迎我也可為吾奏願欲歸葬本山仍請立廟於  
壇側玄宗從之天寶五載投龍於瀑布石池中有  
黃龍見玄宗感焉乃命增修仙宇真儀侍從雲鶴  
之類於戲自麻姑發跡於茲嶺南真遺壇於龜原  
花姑表異於井山今女道士黎瓊仙年八十而容  
色益少曾妙行夢瓊仙而食花絕粒紫陽姪曰德  
誠繼修香火弟子譚仙巖法籙尊嚴而史玄洞左  
通玄鄒鬱華皆清虛服道非天地氣殊異江山炳  
靈則曷由纂懿流光若斯之盛者矣真卿幸承餘  
烈敬刻金石而誌之時則六年夏四月也

古詩

王母歌

李頌

武皇齋戒承華殿端拱須臾王母見霓裳照耀  
麒麟車羽蓋淋漓孔雀扇手指玄黎遺帝食可  
以長生臨寓縣頭上復戴九星冠總領玉童坐  
南面欲問要言今告汝帝乃焚香請此語若能  
煉鬼去三尸後當見我天皇所顧謂侍女董雙  
成酒闌可奏雲和笙紅霞白日儼不動七龍五  
鳳紛相迎惜哉志驕神不說歎息馬蹄與車轍  
復道歌鍾杳將暮深宮桃李花成雪為看青玉  
五枝燈番竊吐火今已絕

詩話女仙附

藍橋遇仙

裴航遇雲翹夫人橋詩云一飲瓊漿百感生玄  
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路何必區區上  
玉京後經過藍橋渴一舍有老嫗揖之求漿嫗  
令雲英擎一甌漿水飲之航欲娶雲英嫗曰但  
得玉杵玉臼當與之後航得杵曰為搗藥遂得  
娶而仙去傳奇

道士

女道士附

羣書要語

道生一老子大道者不可疆名也疆名曰大疆字曰道真一經訣無

宗無上而獨能為萬物之始故名元始運道一切為極尊而常處三清出諸天上故稱天尊太玄真一經人行大道號曰道士士者何理也事也身心順理唯道是從從道為事故稱道士太霄琅書經道士有五一天真道士高玄皇人之流也二神仙道士杜冲尹軌之例也三山居道士許由巢父之比也四出家道士宋倫彭謨之匹也五在家道士黃瓊錢鏗之倫也三洞道科

古今事考

棄妻遊山

晉許邁恬靜不慕仕進父母尚存未忍違親立精舍於餘杭懸溜山朔望時節還家定省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後改名玄徧遊名山採藥莫知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本傳

絳帕蒙頭

孫策欲斬道士干吉諸將勸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捨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嘗着絳帕蒙頭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

為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江表傳

詔賜鏡湖

賀知章遷秘書監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賜鏡湖

剡川一曲

以鶩換經見鶩門

道士授官

唐元宗時葉法善授銀青光祿大夫

高宗時葉靜能入直翰林為國子祭酒

奏章天門見天門

遊廣寒宮見中秋門  
謝自然孫女道士

蜀女真謝自然泛海將詣蓬萊求師舟為風飄

至一處山見道人指言天台山司馬子微名在

舟臺身居赤城真良師也蓬萊隔弱水三萬里

非舟楫可行非飛仙無以到自然乃回求子微

受度後白日上升續神仙傳

古今文集

古詩

送張道士序并詩 韓愈

張道士嵩高之有道者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

寄跡老子法中為道士以養其親九年聞朝廷  
將治東方諸侯貢賦之不如法者三獻書不報  
長揖而去士大夫多贈以詩而屬愈為序詩曰  
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况當營都邑杞梓用  
不疑張侯嵩高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害劔  
鋒白差差恨無一尺篔為國笞羗夷詣闕三上  
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氣不忍死茅茨又不  
媚笑語不能伴兒嬉乃著道士服衆人莫臣知  
臣有平賊策狂童不難治其言簡且要陛下幸  
擇天之空日月高下照理不遺或是章奏繁裁  
爾吾親屬吾思昨宵夢倚門手取連環持今日  
有書至又言歸何時霜天熟柿栗收拾不可遲  
嶺北梁可構寒魚下清伊既非公家用且復還  
其私從容進退間無一不合宜時有利不利雖  
賢欲奚為但當勵前操富貴非公誰

寄全椒山中道士 韋應物

今朝郡齋冷忽憶山中客澗底束荆薪歸來煮  
白石遙持一尊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  
處尋行跡

訪嵩陽道士不遇 孟郊

先生五岳遊文焰藏金鼎日下鶴過時人間空  
落影常言一粒丹不墮生死境何當列禦寇去  
問仙人請

宿葉師山房期下鳳進士不至

孟浩然

夕陽度西嶺群壑倏已暝松月生夜涼石泉滿  
清聽樵人歸欲盡煙鳥棲初定之子期宿來携  
琴候蘿徑

我昔東海上勞山食紫霞親見安期公食棗大

如瓜中年謁漢主不愜還歸家朱顏謝春暉白  
髮見生涯所期就金液飛步登雲車願隨夫子  
杏壇上閑與仙人掃落花

律詩

訪道士

劉長卿

古木無人地來尋羽客家道書堆玉案仙帔疊  
青霞鶴老難知歲松寒未作花山中不可見何  
處化丹砂

詩話



石鼎聯句

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山來舊與劉師服進  
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  
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詩彌  
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喉  
中又作楚語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  
鑪中石鼎謂喜曰子能與我賦此乎劉援筆題  
其首兩句次傳於喜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吾不  
解世俗書子為我書吾句因高吟曰龍頭縮菌  
筆吾詩云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聲皆脫穎含機  
諷二子思竭起謝曰尊師非人也某伏矣 韓文  
古詩 以下孫女道士

華山女

韓愈

街西街東講佛經撞鼓吹螺鬧宮庭廣張罪福  
資誘脅聽眾狎拾排浮萍黃衣道士亦講說座  
下寥落如明星華山女兒家奉道欲驅異教歸  
仙靈洗粧拭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遂來  
陞座演真訣觀門不許人開扃不知誰人暗相  
報訇然震動如雷霆掃除眾寺人跡絕驛驢塞

路連輜輶觀中人滿坐觀外後至無地無由聽  
抽釵脫釧解環佩堆金疊玉光青熒天門貴人  
傳詔召六宮願識師顏形玉皇領首許歸去乘  
龍駕鶴來青冥豪家少年豈知道來繞百市脚  
不停雲牕霧閣事慌惚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  
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

謝自然

韓愈

果州南充縣寒女謝自然童騃無所識但聞有  
神仙輕生學其術乃在金泉山繁華榮慕絕父  
母慈愛肖疑心惑隨魅荒忽難具言一朝坐空  
室雲霧生其間如聆笙竽韻來自冥冥天白日  
變幽晦蕭蕭風景寒簷楹氣明滅五色光屬聯  
觀者徒傾駭躑躅詎敢前須臾自輕舉飄若風  
中煙茫茫八紘大影響無由緣里胥上其事郡  
守驚且歡驅車領官吏吐俗爭相先入門無所  
見冠履同蛻蟬皆云神仙事灼灼信可傳余間  
古夏后象物知神姦山林人可入魍魎莫逢旃  
逶迤不復振後世恣欺謾幽明紛雜亂人鬼更  
相殘秦皇雖篤好漢武洪其源自從二王來此  
禍竟連連木石生恠變狐狸騁妖患莫能盡性

命安得更長延人生處萬類知識最為賢柰何  
不自信反欲從物遷往者不可悔孤魂抱深冤  
來者由可誠余言豈虛文人生有常理男女各  
有倫寒衣及饑食在紡績耕耘下以保子孫上  
以奉君親苟異於此道皆為棄其身噫乎彼寒  
女永託異物群感傷遂成詠昧者宜書紳

江上送女道士褚三清遊南嶽

李白

吳江女道士頭戴蓮花巾霓衣不濕雨持異陽

臺神足下  
見魏夫人

送嵩山焦鍊師詩見嵩山門

律詩

送宮人入道

項斯

願隨仙女董雙成王母前頭作伴行初戴玉冠  
多誤拜欲辭金殿別稱名將敲碧落新齋磬却  
進昭陽舊賜箏旦暮焚香繞壇上步虛猶作按  
歌聲

道觀

奉祠附

羣書要語

觀樓也觀者於上觀望也釋名觀謂之闕爾雅今道家亦謂之觀又

曰宮多為祠官典領之地

奉祠

真館

珠庭

琳館

香火之緣並見歐集

詩句

四聖嚴追奉神遊遂此歸程伯享衰遲愧

宮職

同上

古今事實

南京鴻慶宮

四聖神御在焉故朱文公謝表舊邦香火有嚴

嵩山崇福宮見嵩山門

華山雲臺觀見華山

臨安洞霄宮

漢武帝元封間開創祥符改洞霄宮山有五洞  
交肩九峯回挹千巖萬壑秀聚其中在餘杭縣  
西真境錄

紹興鴻禧觀

鑑湖在紹興府城南東西二十里南北數里縈  
帶郊郭連屬峯岫白水翠巖互相映發若鑑若  
圖賀知章入道賜鑑湖一曲後以所居宅為觀

始曰千秋今賜名千秋鴻禧觀在湖上

### 隆興萬壽宮

晉太康間許旌陽於洪州西山舉家四十二口  
拔宅上昇初旌陽學道於丹陽黃堂嘗以五色  
錦帷施於黃堂及旌陽上昇錦帷飛還故宅鄉  
人為立遊帷觀祥符改賜玉隆萬壽宮額

### 江州太平興國宮

在廬山之陰唐九天使者祠明皇自言觀見使  
者降於殿庭因立此祠今為太平興國宮群志

### 武夷山中右觀

武夷山第十六昇真元化洞天昔有神仙降此  
曰武夷君統錄地仙授館于此兩岸絕壁人罕  
到清溪九曲流出其間俗傳玉帝與太姥魏真  
人武夷君建幔亭綵屋數百間施雲裊紫霞褥  
宴鄉人男女千餘人於其上皆呼為曾孫酒行  
命奏賓雲之曲石壁上有室曰昇真洞洞中有  
神仙蛻骨莫計其數室前有黃心木棧又有四  
木舡兩兩相覆亦盛仙骸半枕室棧不墜不壞  
其下曰冲佑觀遊山者自此買舟泝流而上觀  
之郡志

成都玉局觀

後漢永壽元年李老君與張道陵至此有局脚  
玉床自地而出老君昇座為道陵說南北斗經  
既去而座隱地中因成洞穴故以玉局名之  
彭乘記

台州崇道觀

此山代謂之天台真謂之桐柏高萬八千丈周  
旋八百里其山八重四面如一中有洞天號金  
庭宮即王子晉之所處唐有司馬鍊師承禎居  
焉建山院院四野皆書院對壽壽四時常青天  
巖之前瀑布百丈故初構天尊之堂晝日有雲  
五色微我鍊師孰能興之唐崔尚碑今賜名崇  
道院

建昌仙都觀

麻姑山去城十五里高九里至山麓石磴盤旋  
山腰而上乍平乍峻至山之半有瀑布淙下三  
十餘丈又登高巘旁有石池又百餘步入山門  
傍曰丹霞小有洞天其下有水簾巖有龍居之  
夾兩山間東望遠峯秀出如畫自是而入地勢  
寬平膏腴數百畝路之東南隅則碧蓮池坦途

一望間即仙都觀乃蔡經宅麻姑王方平所會之處郡志

古今文集

古詩

紫極宮

李白

何處聞秋聲蕭蕭北窓竹回薄萬古心攬之不  
盈掬靜坐觀衆妙浩然媚幽獨白雲南山來就  
我簷下宿嬾從唐生訣羞訪季主卜四十九年  
非一往不可復野情轉蕭散世道有翻覆陶令

遊華山雲臺觀

孟郊

華嶽獨靈異草木常新鮮山盡五色石水無一  
色泉仙酒不醉人仙芝皆延年夜聞明星館時  
詠女蘿絃敬茲不能寐焚柏吟道篇

仙都觀乃王方平陰長生學道得仙

之山

蘇子由

道士白髮尊面黑嵐氣染自言王方平學道古  
有驗道成白晝飛人世不留窆後有陰長生此  
地亦所占並騎雙翔龍霞綬紫雲擔揚揚玉堂  
上與世作豐歉

仙都觀

蘇子瞻

空山樓觀何崢嶸真人王遠陰長生飛符御氣  
朝萬靈悟道不復誦黃庭龍車虎駕來下迎去  
如旋風搏紫清真人厭世不回顧世間生死如  
朝暮學仙度世豈無人食霞絕粒長辛苦安得  
獨從逍遙君冷然乘鳳駕浮雲

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觀將老馬

蘇子瞻

拾遺被酒行歌處野梅官柳西郊路聞道華陽

夜蕭中至今尚有城南土我欲歸尋萬里橋水

花風葉暮蕭蕭芋魁徑尺誰能盡檻木三年已  
足燒百歲風狂定何有羨君今作我眉叟縱未  
家生執戟郎也應世出埋輪守莫欺老病未歸  
身玉局他年第幾人會行子猷清興發還須雪  
夜去尋君

玉局歌

陸務觀

玉局祠官殊不惡銜如清水俸如鶴酒壺釣具  
常自隨五尺新蓬織青荔倚樓看鏡待功名半  
世兒癡晚方覺何如醉裏泛桐江長笛一聲吹  
月落蔣公新塚石馬高謝公飛旒凌秋濤微霜



莫遣侵鬢綠從今二十四考書玉局

律詩

桐柏觀

鄭熏

深山桐柏觀殘雪路猶分數里踏紅葉全家穿  
碧雲月寒岩漳曉風遠蕙蘭芬明日出林去吹  
笙不可聞

又

趙師秀

山深地忽平縹緲見殊庭瀑近春風濕松多曉  
日青石壇遺鶴羽粉壁剝龍形道士王靈寶輕

玉臺觀

杜甫

中天積翠玉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  
來擊鼓始知羸女善吹簫江光隱見鼉鼉窟石  
勢參差烏鵲橋更有紅顏生羽翼便應黃髮老  
漁樵

洞霄宮

蘇子瞻

上帝高居愍世頑故留瓊館在凡間青山九鎖  
不可到作者七人相對閑亭下泉流翠蛟舞洞  
霄飛鼠白鴉翻長松恠石宜霜鬢不用金丹苦  
駐顏又詩便欲洞霄為隱吏一菴閑地且相留

雜著 以下係奉祠

古有職而今甚輕

本朝先未有祠祿但有為某宮某觀使者皆大  
官帶之真个是主管本宮本觀 御容之屬其  
他只是監當差遣雖嘗為諫官亦有為監當者  
如監場酒務之屬自王介甫更新法慮天下士  
大夫議論不合欲一切彈擊罷黜又恐駭物論  
於是創為宮觀祠祿以待異議之人然亦難得  
惟監司郡守以上眷禮優渥者方得之自郡守  
以下則盡送部中與監當差遣後來新經今則  
又輕皆可以得之矣 朱語錄

論觀使提舉之品第

官觀使自 真宗時始置以見任宰執領之及  
王文貞公罷政始以太尉領玉清昭應宮使此  
前宰相領官觀之所從始也熙寧初富文忠公  
以使相領集禧觀使居洛北官觀使居外之所  
從始也渡江後前宰相在經筵者不以官高卑  
率為觀使若他官則使相已上乃得之其居外  
者必官至三少乃除淳熙中崇憲靖王自節度  
使拜使相封郡王中書進勳擬提舉洞霄宮周

文忠當制引故事宗室使相外居者當得觀使  
上批如請紹興初趙文定以使相判潼川府乞  
祠乃除醴泉觀使非舊典也開禧末陳勉之以  
特進罷相不帶職乃亦除觀使蓋章達之侍郎  
當制失之翌日李季章進呈改提舉洞霄宮合  
典故矣天禧以前崇觀以後宮觀使之名甚衆  
渡江以後宮觀不復置而觀使有三前宰相得  
醴泉宗戚則得萬壽其次則得佑神云近制前  
宰相見任使相領京祠者並為宮觀使若在外  
已其餘宮觀從官係銜則曰提舉庶官則曰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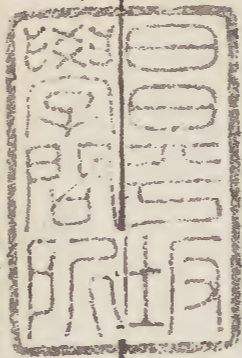
管也朝野雜記

律詩

拜鴻慶宮有感

朱元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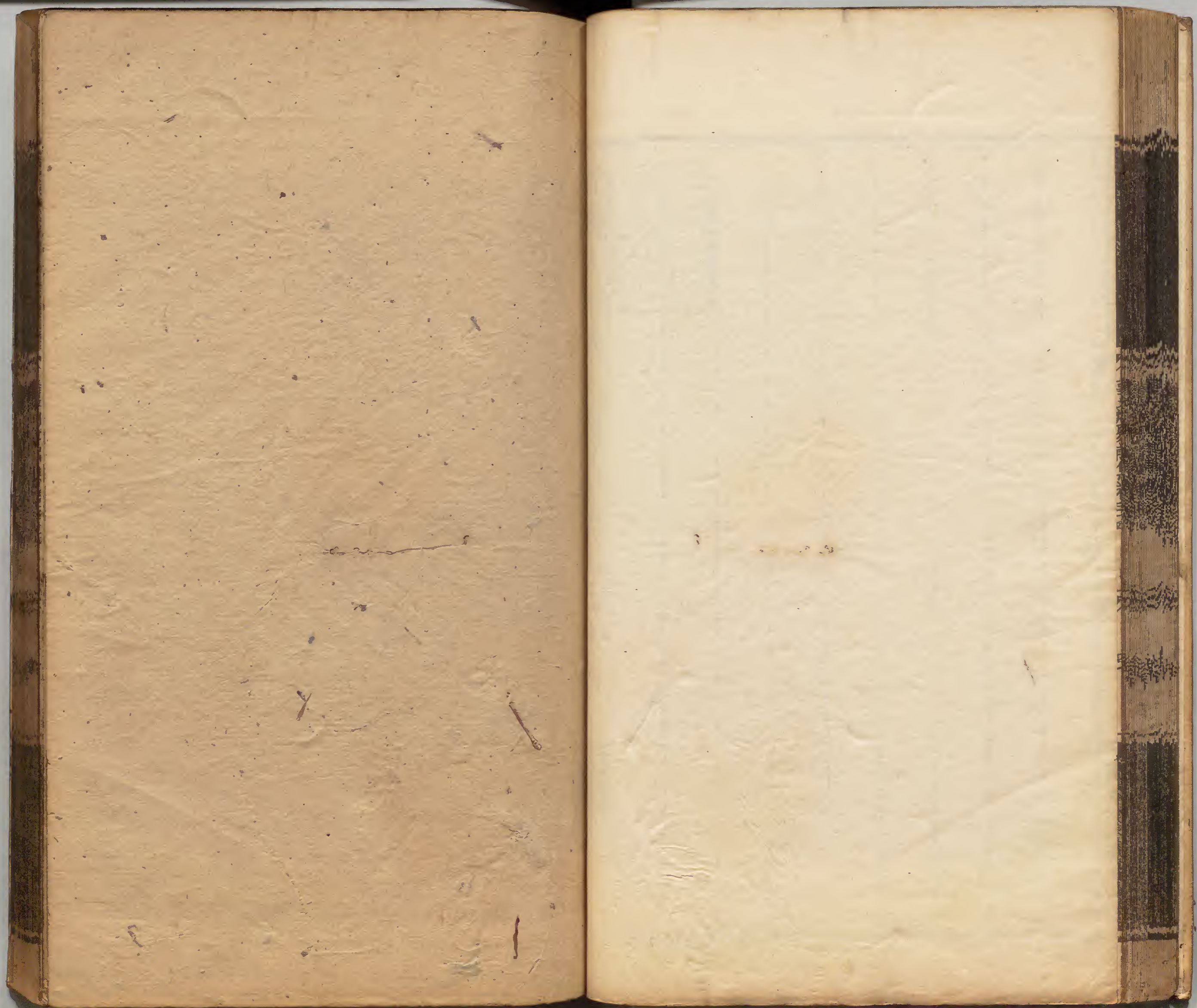
舊京原廟久煙塵白髮祠官感慨新  
北望千門空引籍不知何日去朝真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四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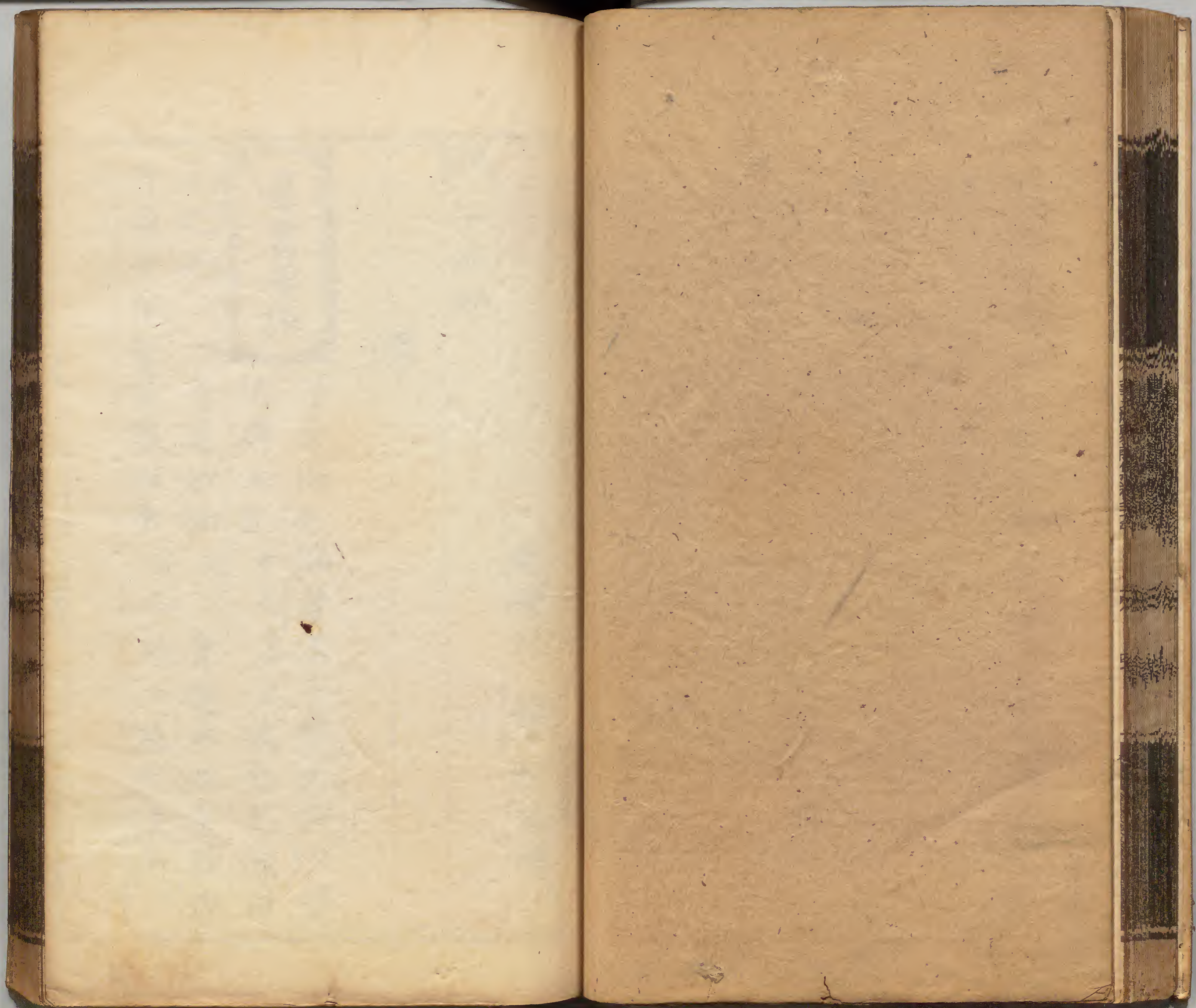


事文類聚前集

卅五

廿

館書圖京東			
一	二	五	類
冊	號	架	函
			漢書門



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五

前集

建安祝穆和父編

仙佛部

淺草文庫

佛

羣書要語

浮屠佛也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群生也  
袁宏漢記紫金之像白

毫之光  
六帖青蓮妙相  
同上青蓮承跌金獸捧

持藻并花鬘葱籠四垂  
劉禹錫記慈雲法雨  
六帖

帖

佛部



古今事實

西方大聖人

太宰嚭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博識強  
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  
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  
善用仁信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  
三皇善用時聖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  
為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有大聖  
人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

釋迦佛生

周昭王二十四年釋迦佛生刹利王家放大智  
光明照十方世界涌金蓮花自然捧雙足分手  
指天地作獅子吼聲年十九欲出家號天人師  
住世四十九年將金縷僧迦黎衣傳衣與摩訶  
迦葉自一祖迦葉傳至三十二祖弘忍景德傳  
燈錄

漢明帝迎佛

後漢孝明帝承平二年偶夢金人巍巍丈六飛  
至殿庭光明炳耀問群臣通事舍人傳毅對曰

臣聞西域有得道者其名曰佛陛下所見得無  
是乎帝遣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同往西域求迎  
佛法至月支國遇迦葉摩騰竺法蘭二梵僧帶  
白氎畫釋迦像四十二章經白馬馱之邀至洛  
陽此中土有三寶之始也大藏一覽

### 佛法入中國

漢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過焉耆山得休屠  
王祭天金人顏師古曰今佛像是其遺法也初  
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蔡愔等之天竺  
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  
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不滅復受形生時  
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鍊精神以至為  
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  
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  
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通鑑

### 阿難說法

第二祖阿難將入滅雪山五百仙人飛空而至  
阿難為說法

### 達磨携履

二十八祖達磨自天竺國泛海見梁帝不契潛

上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端居而逝葬熊耳山  
魏宋雲奉使西域迴過師子葱嶺見手携隻履  
翩翩而逝雲問師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王已  
厭世雲聞之茫然別師東邁暨復命即明帝已  
登遐矣迨孝莊即位雲具奏其事帝令起壙惟  
空棺一隻革履存焉傳燈錄

弘忍鏡臺

三十二祖弘忍大師有僧神秀於廓壁書偈曰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  
塵埃有居士盧慧能密於秀偈則寫云菩提本  
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用拂塵埃大  
師乃傳法於能

梁武溺佛

梁武帝晚溺信佛道凡三捨身日止一食膳無  
鮮腴惟豆羹糲飯而已身衣布衣侯景之亂以  
所求不供憂憤寢疾崩于淨居殿本紀

魏作金像

魏作永寧寺有金像高丈八尺者一如中人者  
十玉像二為九層浮屠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浮  
屠高九十丈上刹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

十里 梁記

募錢造像

唐武后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錢以助其功通鑑

諫迎佛骨

韓愈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上迎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大人奔走諷嗔至為夷法灼體膚委珍具騰踏於路愈聞惡之乃上表諫

晚事浮屠

白居易暮節感浮屠尤甚至經月不食葷及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每肩輿往來白衣鳩杖自稱香山居士本傳

演繹佛法教

宣宗嘗曰裴休真儒者然嗜浮屠法居常不御酒肉講求其說演繹數萬言當世嘲薄之而所好不衰

斧碎佛牙

五代趙鳳傳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

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方是時官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

毀佛像

五代周世宗即位之明年中國乏錢乃悉詔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身世為妄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猶欲割截况此銅像豈其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

後主信佛

李後主酷信浮屠朝退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簡子試之腮頰少有澁滯者再為治之其手不拔學佛握印而行僧犯姦有司具牘還俗後主令禮佛三百拜免刑王師尅池州令僧俗兵士念救苦觀世音菩薩江南野錄

古今文集

雜著

論佛骨表

韓愈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一百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一百歲顓頊在

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  
一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一百一十八  
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  
樂壽考然而此時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  
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  
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蓋亦俱年不減  
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  
王在位百年此特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  
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

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作不長宋齊梁陳元

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  
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  
牢盡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  
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反更得禍由此觀  
之佛不足信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  
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生之道  
古今之宜推闡明聖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  
恨焉伏惟 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  
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不許度人為  
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

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  
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  
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迓迎供養臣雖至  
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  
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詭異之  
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  
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  
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  
人於佛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  
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  
臂鬻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  
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  
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  
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  
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  
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境不令惑眾  
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  
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  
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茆祓除不祥然後進

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  
菊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耻  
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  
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  
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  
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  
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  
聞臣某誠惶誠恐

大悲閣記

蘇子瞻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  
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  
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  
可也而况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  
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  
散而為千萬億身聚而為八萬四千母陀羅臂  
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昔吾嘗觀於此  
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舉一  
髮而頭為之動拔一毛而身為之變然則髮皆  
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為吾  
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



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  
數飛鴻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  
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况千手異執而千目各  
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  
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遘乎吾體  
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必有道耶千手之出千  
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  
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  
有它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  
大悲之像未覩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  
教博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為一方首乃以大  
旃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愍性錯出開合  
捧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各各有目無妄舉者  
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  
作禮因敬生悟余游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  
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為道  
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  
所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

思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  
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  
挾白羽劔盾諸器械經卷及香華盂水青楊枝  
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  
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  
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攬攘何暇能應  
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  
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并叙

蘇子瞻

洞庭之南有阿育王塔分葬釋迦如來舍利嘗  
有作大施會出而浴之者緇素傳捧涕泣作禮  
有比丘竊取其三色如含桃大如薏苡將寘之  
他方為衆生福田久而不能以授白衣方子明  
元豐三年軾之弟轍謫官高安子明以畀之七  
年軾自齊安恩徙臨汝過而見之八年移守文  
登召為尚書禮部郎過濟南長清真相院僧法  
秦方為塲塔十有三成峻峙蟠固人天鬼神所  
共瞻仰而未有以葬軾默念曰予弟所寶釋迦  
舍利意將止於此耶昔予先君文安主簿贈中

大夫諱洵先夫人武昌太君程氏皆姓仁行廉  
崇信三寶捐館之日追述遺意捨所愛作佛事  
雖力有所止而志則無盡自頃憂患廢而不舉  
將二十年矣復廣前事庶幾在此泰聞踴躍明  
年來請於京師探篋中得金一兩銀六兩使歸  
求之衆人以具棺槨銘曰

如來法身無有邊化為丈六示人天偉哉有形  
斯有年紫金光聚飛為煙惟有堅固百億千輪  
王阿育願力堅役使空界鬼與僊分置衆刹奠  
山川宿弊十襲閱精園神光晝夜發層巖誰其  
取此智且權佛身普現衆目前昏者坐受遠近

遷冥行黑月墮坎泉分身來化會有緣流轉至  
此誰使然并包齊魯窮海孺獷悍柔淑冥愚賢  
願持此福逮我先生生世世離垢纏

天堂地獄偈

李舟

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  
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  
則小人入國史補

古詩

記所見開元寺吳道子畫佛滅度以

答子由

蘇子瞻

西方真人誰所見  
衣被七寶從雙後  
當時修道頗辛苦  
柏生兩肘烏巢肩  
初如濛濛隱山玉  
漸如濯濯出水蓮  
道成一旦就空滅  
奔會四海悲人天  
翔禽哀響動林谷  
獸鬼躑躅淚迸泉  
龐眉深目彼誰子  
遶林彈指性自圓  
隱如寒月墮清晝  
空有孤光留故躔  
春遊古寺拂塵壁  
遺像久此霾香煙  
畫師不復寫名姓  
皆云道子口所傳  
從橫固已蔑孫鄧  
有如巨鰐吞小鮮  
來詩所誇孰與此  
安得携掛其傍觀

感興

朱元晦

西方論緣業  
卑卑喻群愚  
流傳世代久  
梯接凌空虛  
顧盼指心性  
名言超有無  
捷徑一以開  
靡然世爭趨  
號空不踐實  
躑彼榛棘途  
誰哉繼三聖  
為我焚其書

僧

尼附

羣書要語

桑門六帖  
開士 同上  
男曰優婆塞  
又曰僧  
又曰德士  
大藏一覽  
僧曰  
苾芻本是草名  
有五義  
一生不背  
二冬夏常青

三性體柔軟四香氣遠騰五引蔓布條尊勝經  
行阿耨菩提心是名上人摩訶般若經沙門有  
三坐禪為上輩誦經為中輩助眾為下輩無為經  
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欲而歸於無為也表宏漢  
記禪有五有凡夫禪有外道禪有小乘禪有大  
乘禪有最上乘禪傳燈錄雖復飲食而以禪悅  
為味維摩經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  
道以教之庶乎其可也韓文

**詩句**

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杜寄贊上人

**古今事實**

達磨傳衣

初達磨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為真印至大  
鑒置而不傳

沙門稱釋

晉道安授業於佛圖澄姓帛氏以師莫過於佛  
遂以釋為姓中夏沙門稱釋自道安始又道安  
見習鑿齒自稱彌天釋道安

入遠公社

晉惠遠見廬峯清靜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

刺史桓伊乃為遠於山東立房殿即東林也絕  
塵清勝之賓並不期而至彭城劉遺民豫章雷  
次宗鴈門周續之新蔡畢頴之南陽宗炳等凡  
百有二十三人並棄世遺榮依遠游止高僧傳  
不過虎溪

遠法師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  
送客過虎溪輒鳴號昔陶元亮居栗里山南陸  
修靜亦有道之士遠師嘗送此二人與語道合  
不覺過之因相與大笑今世傳三笑圖廬山記

遠師結白蓮社以書招淵明陶曰弟子性嗜酒

若許飲即往矣遠許之遂造焉因勉令入社陶  
攢眉而去廬阜雜記

### 不入白蓮社

謝靈運求入淨社遠師以心雜止之范甯在豫  
章遠師請入社范不能從遠師傳

### 女子寄宿

高僧菟戒行嚴潔嘗有一女子寄宿自稱天女  
以上人有德天遣我来勸勉其意菟執意貞確  
一心無擾曰吾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女乃

凌雲而逝顧曰海水可生須彌可傾彼上人者  
秉心堅貞

逼受妓女

鳩摩羅什姚主以妓女偏令受之乃自講說譬  
如臭泥中生蓮花但取蓮花勿取臭泥

飛錫擲空

鄧隱峯擲錫空中飛錫飛身而過○應真飛錫  
以躡虛天台賦

能通玄術

佛圖澄天竺人少通玄術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夜光照室石勒聞其名召試其術澄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勒愛子斌暴病死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呪之遂甦

黑衣宰相

宋文帝以慧琳善談論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  
要賓客輻湊孔顛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  
失所矣通鑑

赤髭白足

佛陀耶舍為人赤髭善解毗婆沙時人號曰赤

髭毗耶沙○釋曇如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濕天下咸稱白足和尚

文殊問疾

維摩詰病佛遣文殊問疾

躡迹求法

道明禪師聞五祖密付衣法與盧行者即躡迹追逐至大庾嶺曰我來求法願行者開示於我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个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

佛有五戒

元珪禪師有異人峩冠而至曰我嶽神也稽首乞戒師曰付汝五戒能不淫乎能不盜乎能不殺乎能不妄乎能不遭酒欺乎曰能師曰如是為佛戒

看水牯牛

大安禪師曰安在瀉山三十年只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迥迥打趕亦不去也通鑑

石頭路滑



石頭希遷大師也馬祖問師從什麼處來師云  
石頭馬祖云石頭路滑還躓倒汝麼師曰若躓  
倒即不來

磨磚成鏡

南嶽懷讓禪師有沙門道一常日坐禪師曰大  
德坐禪圖什麼曰圖作佛師取一磚於石上磨  
一曰作什麼師曰磨作鏡一曰磨磚豈得成磚  
師曰坐禪豈得成佛耶

罵佛罵祖

德山宣鑿禪師為山問眾還識遮河師也無眾  
曰不識為曰是伊將來有把茅蓋頭罵佛罵祖  
去

一餅一鉢

守清禪師有僧問未後一句師曰塵中人自老  
天際月常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一餅兼一  
鉢到處是生涯問佛法大意曰擾擾忽忽晨雞  
暮鍾

茆茨石室

無業國師曰看他古得道人得意之後茆茨石  
室向折脚鐺子煮飯喫過三二十年

一塢白雲

廣嚴院咸澤禪師僧問如何是廣嚴家風曰一塢白雲三間茅屋

白公問禪

杭州道林禪師初至秦望山見長松枝葉蟠屈如蓋遂棲止其上復有鵲巢其側人目為鵲巢和尚太守白居易入山曰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曰弟子位鎮山河何險之有曰心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

李公問禪

樂山惟儼禪師郎州刺史李翱問如何是道師曰雲在天水在瓶翱作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話雲在青天水在瓶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太守欲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閨閣中物捨不得便為滲漏

蜂鑽紙窓

神鎖禪師見蜂子投紙窓中求出師曰世界如  
許廣濶不肯出鑽地故紙

百丈竿頭進步

招賢大師偈曰百丈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  
為真百丈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

一口吸盡西江水

襄州居士龐蘊初謁石頭和尚復與丹霞禪師  
為友石頭問日用事作麼生對曰日用事無別  
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舍處處勿張乖朱紫誰  
為虎立山絕點矣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後  
參馬祖云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祖云待  
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頓悟有男  
不昏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女名  
靈照製竹漉籬鬻之以供朝夕

寒山子

天台寒山子以樺皮為冠曳大木屐時來國清  
寺就捨得取眾僧殘食菜滓食之豐于禪師曰  
汝與我遊五臺即我同流若不去非我同流曰  
我不去豐于曰汝不是我同流寒山却問去五  
臺作什麼曰我去禮文殊寒山曰汝不是我同

流

拾得子

天台拾得者豐于禪師山中行至赤城見一子携至寺中名為拾得一日掃地寺主問汝畢竟姓箇什麼在何處住拾得放下掃帚叉手而立寺主罔測寒山推背曰蒼天蒼天拾得問汝作什麼曰豈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二人作舞哭笑而去

布袋和尚

布袋和尚形材猥矮感頰瞞腹以杖荷一布囊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市見物輒乞或醢醢魚菹纔接入口分少許投囊中白鹿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又問如何是布袋下事師負之而去並傳燈錄

萬迴師

萬迴師姓張氏初母祈於觀音像而姪迴迴生而愚八九歲乃能語雖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其兄戍役於安西音問隔絕父母遣其問訊一朝齋所備而往夕返其家父母異之弘農抵安西萬餘里以其萬里而迴因號萬迴唐武后嘗

賜之錦袍玉帶

施千僧供

杜鴻漸自蜀還食千僧以為有報縉紳効之病甚令僧剔髮遺命依浮圖葬不為封樹類說

判僧飲酒

陸長源郎中判僧常滿智真等於娼家飲烹宰等事云口說如來之教在處貪財身着無價之衣終朝食肉苦行未同迦葉自謂頭陀神通何有淨名入諸淫舍犯爾嚴戒黷我明刑仍集遠近曾徒痛杖三十處死雲溪友議

判僧賭錢

浙西韓滉相公斷僧靈晏等賭錢喧爭云正法何曾執貝空門不積餘財白日既能賭博通宵必醉尊壘強說天堂難到又言地獄長開並付江神收管波中便是泉臺同上

浮屠還俗

賈島字浪仙初為浮屠愈因教其為文遂去浮屠舉進士

浮屠奉親

張策少落髮為僧黃巢犯長安乃返初服奉父

母以避亂

東坡問禪

佛印禪師法名了元饒州人東坡與之遊時住  
潤州金山寺公赴杭過潤為留數日一日值師  
掛牌與弟子入室公便服入方丈見之師云內  
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借和尚四大用作禪  
牀師曰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即答當從所  
請願留所繫玉帶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玉帶  
置几上師云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欲  
於何處坐公擬議未即答師急呼侍者云收此  
玉帶永鎮山門公笑而與之師遂取衲裙相報

為尼之始以下係尼

漢明帝既聽劉峻出家又聽洛陽婦女阿潘等  
出家此中國為尼之始也事物紀原

武氏為尼

太宗崩武氏隨眾感業寺為尼高世紀

愛姬為尼

郭代公愛姬薛氏幼嘗為尼樂天嘗贈以詩

為尼立碑

大明和尚卒弟子尼無染命僧靈嶼為行狀凡

葬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立碑事今無染實涕  
淚以求柳文

惑於妖尼

于尼者嘗適人生子後為二鬼所憑言事或有  
驗遂為尼名惠普士庶遠近輻湊以佛事之王  
樂道命李氏甥為其母首傳習妖教收下獄詔  
京東老官按之得諸公書自韓曾以下皆有之  
文公獨無上問其故公曰臣但不知知之當  
亦有書温公日錄

捨宅為寺 尼寺附

東晉何充始捨宅安尼此尼寺之始也事物紀

為妾造寺

王縉為相為妾起感應寺宏麗無比當時頗為  
識者所笑南部新書

題尼寺壁

楊凝式滑稽精舍老尼即王令公家乳母公至  
若不為禮乃書壁云暇日遊老比丘院延待甚  
厚尼甚感之後悟老比之言立丐鏹之紀異錄

古今文集

雜著

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

柳宗元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于上詔謚大鑒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泊州司功掾告于其祠幢蓋鍾鼓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踴奮厲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聞奪相賊殺喪其

本實諄垂淫流莫克返于初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揚墨黃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靜者梁氏好作有為師達摩譏之空術益顯六傳至大鑒大鑒始以能勞苦服役一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為人師會學去來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實以廣大不蕩為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暇耘鋤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



言以為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者皆  
本曹溪大鑒去世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  
間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乃今始告天子得大  
謚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  
州都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舶  
聽命咸被公德受旂纛節鉞來蒞南海屬國如  
林不殺不怒人畏無壘允克光于有仁昭列大  
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下使來謁  
辭其辭曰

達磨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勞動  
專默終揖于深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  
在溪之曾老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  
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乃萬其趣  
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鑒咸獲于素不植  
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  
聘言于朝陰翊玉度俾人逍遙越百有六祀號  
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書既復大行乃  
誅光于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齊喜惟  
師教所被洎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  
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

仁理謁辭圖堅永胤不已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墻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文暢喜為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序解其裝得所敘詩累百餘

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之盛其心必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官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

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耶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之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之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簡師序

皇甫湜

鳳羽而麟毛鳥與獸也經傳以比聖人豈非以其心不以其形者耶師雖佛氏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仁義其心雖未齒於士與鳳麟類矣不猶愈於冠服朝服或溺於淫恠之說以數彛倫者耶嗚呼師吾獨賢也刑部侍郎昌黎韓愈既貶於潮浮屠之徒驩快以抃師獨憤起訪

予求叙行以資適潮不顧蛇山鰐水萬里之險  
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可矣嗚呼悲吾絆不  
得侶師以馳

送文暢上人序

柳宗元

昔之桑門上首好與賢士大夫游晉宋以來有  
道林道安遠法師休上人其所與游則謝安石  
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昭之徒皆時之選由  
是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而人知嚮方今有釋  
文暢者道源生知善根宿植深嗜法語忘甘露  
之味眼道工表蓋三十年謂王成維都宜有狀  
士遂躡虛而西驅錫踰紀而秦人蒙利者益衆

雲代之間有靈山焉與竺乾驚嶺角立相望而  
住解脫者去來回復如在步武則勤求祕寶作  
禮大聖非此地莫可故又拾筏西土振塵朔陸  
將欲與文殊不二之會脫去穢累超詣覺路吾  
徒不得而留也天官顧公夏官韓公廷尉鄭公  
吏部郎中楊公有安石之德逸少之高鑿齒之  
才皆厚於上人而襲其道風佇立瞻望懼往而  
不返也吾輩常希靈運明遠之文雅故詩而序  
之又從而諭之曰今燕魏趙代之間天子分命

重臣典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緣飾政令服  
勤聖人之教尊禮浮圖之事者比比有焉上人  
之往也將統合儒釋宣滌凝滯然後蔑衣襪之  
贈委財施之會不顧矣其來也盍亦徵其歌詩  
以焜耀迥躅偉長德璉之述作豈擅重千祀哉  
庶欲竊觀風之職而知鄭重耳

### 論禪學之始

後漢明帝時佛始入中國當時楚王英最好之  
然都不曉其說直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然其廣  
大自勝之說切妄寂滅之論自齋戒變為義學  
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當時文字亦只是將  
莊老之說來鋪張如遠法師諸論皆成片盡是  
老莊意思梁會通間達磨入來武帝不曉其說  
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  
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達磨一切掃蕩不立  
文字直指人心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禪來又  
高妙於義學以為可以直指徑悟而其始者禍  
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為資足衣食  
之計也朱語傳

古詩

太白胡僧歌并序 李白

太白中峯絕頂有胡僧不知幾百歲眉已長數  
才身不製繒帛衣以草葉常持楞伽經路僻迥  
絕人跡罕到嘗東峯有鬪虎弱者將死而僧以  
杖解之西湫有毒龍久而為患而僧於器貯之  
商山趙叟前年採茯苓深入太白偶值此僧宿  
余嘗有獨往之意聞而悅之乃為歌曰

聞有胡僧在太白蘭若去天三百尺一持楞伽  
入中峯世人難見但聞鍾窓邊錫杖解兩虎床  
流水日清淨身與浮雲無是非商山老人已曾  
識願一見之何由得山中有僧人不知城裏看  
山空黛色

律詩

贈楚雲上人

温庭筠

松根滿苔石盡日閉禪關有伴年年月無家處  
處山煙波五湖遠瓶屨一身閑岳寺蕙蘭晚幾  
時幽鳥還

贈僧

杜荀鶴

利門名路兩何憑百歲風前短焰燈只恐為僧  
心不了為僧心了摠輸僧

贈老僧

薛能

清瘦形容八十餘瓠懸籬落似村居勸師莫羨  
人間有幸是元無免破除

詩話

韓詩戲僧

韓退之不喜僧每為僧作詩多侮之如送靈師  
詩云圍碁鬪白黑生死隨機權六博在一擲

盧叱迴旋爭戰誰與敵活計橫戈鋌飲酒盡百  
盃嘲謔恩逾鮮有時醉花月高唱清且綿言僧

之事乃云圍碁飲酒六博醉花唱曲良為不雅

可謂出醜矣

侯鯖

雜著

係尼

慈竺院記

呂伯可午

嘉熙三年某月某日歛尼初證狀于郡曰祖證  
俗家靈山之前里中舊祠僧伽衣士有水旱疾  
疫必禱禱必應今頽毀久矣過者太息祖證不  
揆不謀于衆不丐于人自輸家財因其遺址以  
崇成梵宇凡費錢五百萬三年而後成與徒衆

晨香夕燈上祝聖人壽下俾鄉人復有所皈依  
顧昔焉榛莽今焉道場於吾佛法固善而名額  
不得上賜如國王法何創而求之實難惟因其  
廢於彼而取以名於此則亦條例之所許也城  
南太平興國寺中有廢院曰慈竺祖證願徒以  
榜之惟慈悲幸聽郡嘉其意為上之部部上之  
省至四年某月符下黑白衆瞻仰歡喜嘆未曾  
有予友人汪翔甫述其顛未來以記請證翔甫  
之諸姑也自乾竺法入中國其徒備著天堂地  
獄之狀廣張因果罪福之說以為人死為鬼鬼  
復為人隨善惡報還復無窮若善男子善女人  
悉當如是觀故其誘人甚速入人甚深無智愚  
皆知之婦人女子亦信嚮焉然流弊有二彼其  
朝辭房闔暮宿禪寂割父母深愛絕男女大欲  
離棄骨肉瓦食壞衣以自屏於山顛水涯足跡  
罕到之境而人道滅矣復有曲眉豐頰命薄志  
違不得已發勇猛心為式叉摩那卒之胥訓胥  
劬龍蛇污雜而禮法闕矣證則不然幼即茹蔬  
誦經蕭然有物外意嘗往師能仁寺尼如通旋  
返其家靜居一室日以焚誦為事或問之曰出



家兒當如是耶證曰此吾教七衆中所謂擾姿  
夷道師林所謂在家菩薩而金色女所謂名出  
家者不必在阿蘭若處也已而戶外之履常滿  
僧俗混處非便始別營室廬以居之而必於其  
黨密邇之地庶恩相愛文相接無異於在家時  
也證雖以度人為事然不輕受徃徃擇其家世  
之良氣質之美與其有以自給無求於外者乃  
與之進懼不爾則外誘內移將不能以守吾教  
矣此豈滅人道闕禮法者所可同日語哉向使  
其不具室羅未尼之相而從事於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之常則柔則懿婦德母儀當必有可觀  
者士大夫平日於親故交際繆相愛敬一旦利  
害相及名位相軋反眼若不相識而彎弓下石  
者有之苟可以求富貴利達不背公死黨則左  
右詭隨雖行不顧言壞名敗義不恤也聞證之  
風寧不少愧昔韓吏部於謝自然深致其告戒  
感傷之意至詠華山女頗獨假惜得非以霧閣  
雲窓追攀不可其持守甚嚴有以自拔於流俗  
者歟彼有證之一猶見取於吏部吏部而遇證  
當如何其稱予也予故因翔甫之請極陳其事

以警世之為尼者且以警吾黨之士而亦以自警云

# 佛寺

## 羣書要語

招提菩薩皆古佛號故寺謂之招提或名伽藍或名道場其實一也

釋書

精舍

梵宮

寶地

紺園

化城

淨

土

鷲峯

布金之地

並六帖

尚書御史所止

皆曰寺故後代道場及祠宇皆取其稱焉應劭

風俗通

出青蓮坡蔣山

## 古今事實

建寺之始

漢明帝於東都門外立精舍以處攝摩騰竺法蘭即白馬寺也騰始自西域以白馬馱經來初止鴻臚寺遂取寺名初置白馬寺即僧寺之始也事物紀原

祇園

佛天擅越須達多長者居舍衛國常施孤獨故

曰給孤獨因往王舍城護彌長者家為男求聘  
因見其家請佛說法須達本事外道忽聞佛法  
生歡喜心接足作禮而白佛言我舍衛國人多  
信邪弟子欲營精舍請佛住化佛默受請即遣  
舍利弗指授規則徧處求踏唯有祇陀太子一  
園廣八十頃林木鬱茂幽靜可居既得勝地往  
白太子太子戲曰滿以金布便當相與須達出  
金布八十頃精舍告成凡千二百處白王遣使  
請佛安居

經律異相

舍宅為寺

東都履道第卒後為佛寺 荆公居金陵自東  
門往蔣山至其故宅方半道乃鑿渠決水以通  
城河後請以宅為寺因號半山

嘗曹溪水

梁天監元年有天竺國僧智藥自西土來泛舶  
至漢土尋流水至韶州曹溪水口聞其香掬嘗  
其味曰此水上流有勝地尋之遂開山立石寶  
林乃云此去百七十年當有無上法寶在此演  
法今六祖南華是也

佛宇如殿

魏世宗作瑤光寺胡太后又作永寧寺皆在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而永寧尤盛佛殿如太極殿南門如端門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

通鑑梁紀

寺為窟室

宋元嘉二十三年魏崔浩不喜佛法每言於魏主宜除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歡縱官酒縱淫入其窟覘狀蕭兵還詘以白帝耳命有司按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萬計又為窟室以處婦女浩因說帝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帝從之詔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誅太子晃素好佛法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為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

諫起佛寺

宋虞愿為散騎長侍明帝起湘宮寺費極奢侈

又起莊嚴刹十層不可立分為兩刹各五層帝  
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曰陛  
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販婦佛若有知當悲  
哭哀愍罪高浮屠何有功德帝怒使人馳曳下  
殿

### 卓錫開山

舒州潜山最奇絕而山麓猶勝誌公與白鶴道  
人欲之同謀於梁武帝帝以二人俱具靈通俾  
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  
為記誌公忽隙空卓錫爰為記記如鶴遊飛法  
山麓道人不憚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  
築室焉

### 神獻寺基

國一大師因獵者導自徑山重岡之西至於危  
峯之北有頃素衣老人前而致拜請師登山絕  
頂入五峯之間願捨此地為師立錫之所有大  
湫指謂師曰吾家若去此湫當涸留一水穴幸  
勿墟之我將時至而衛師言訖雲霧晦冥風雨  
驟作及明既霽秋水盡涸惟一穴尚存謂之龍

井今庵基見在諸草不生

事狀

上方

常琮侍煬帝遊寶山帝曰幾時到上方琮曰昏  
暗應須到上頭左右失笑帝曰淳古君子也

方丈

唐顯慶中王玄策使西域至毗耶離城晉舍鰲  
國有維摩居士石室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  
故名方丈室

毀佛寺

唐僖宗初同鄆蕪括妖作侍勅勸於百衛若如

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乃毀山野蘭若所毀寺

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本  
紀

古今文集

古詩

嶽麓道林二寺詩 杜甫

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二壑爭盤紆寺門高開  
洞庭野殿脚挿入赤沙湖五月寒風冷佛骨六  
時天樂朝香爐地靈步步雪山草僧寶人人滄

海珠塔劫宮墻壯麗敵香厨松道清凉俱蓮花  
交響共命鳥金榜雙迴三足鳥方丈涉海費時  
節玄圃尋河知有無暮年且喜經行近春日兼  
蒙暄暖扶飄然斑白身奚適傍此煙霞茅可誅  
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潭府邑中  
甚淳古太守庭內不喧呼昔遭衰世皆晦迹今  
幸樂國養微軀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焉  
足圖久為野客尋幽慣細學何顯免興孤一重  
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宋公放逐曾題  
壁物色分糶與老夫

承明年老輒自論乞得湘守東南奔為聞茲國  
富山水青嶂邈迤僧家園含香珥筆皆耆舊謙  
挹自忘臺省尊不令執簡候亭館直許携手遊  
山樊忽驚列岫晚來逼朔雪洗盡煙嵐昏碧波  
迴嶼三山轉丹檻遠郭千艘屯華鑣蹠躅徇沙  
步大旆綵錯輝松門樛枝競驚龍蛇勢折榦不  
減風霆痕相重古殿倚巖腹別引新徑縈雲根  
目傷平楚虞帝魂情多思遠聊開樽危弦細管  
逐歌颺畫鼓繡靴隨節翻鏘金七言陵老杜入

木八法蟠高軒嗟余老倒乂不利忍復感激論  
元元

道林寺

韋蟾

石門迥接蒼梧野愁色陰深二妃寡廣殿崔嵬  
萬壑間長廊詰曲千巖下靜聽林飛念佛鳥細  
看壁畫馱經馬暖日斜明蟬螗梁濕煙散暮鴛  
鴦瓦北方部落檀香塑西國文書具葉寫壞欄  
迸竹醉好題窄路垂藤困堪把沈裴筆力闢雄  
壯宋杜詞源兩風雅他方居士來施齋被岸上  
人受得結髮悲遺民誰憂憂徒勸道林學悠悠者  
何時得與我遊

金山行

郭功父

金山杳在滄溟中雪崖水柱浮仙宮乾坤扶持  
自今古日月髣髴躔西東我泛靈槎出塵世搜  
索異境窺神工一朝登臨重太息四時想像何  
其雄養簾夜閣掛北斗大鯨驚浪吹長空舟摧  
岸斷豈足數徃徃霹靂鋹蛟龍寒蟾八月蕩瑤  
海秋光上下磨青銅鳥飛不盡暮天碧漁歌忽  
斷蘆花風蓬萊乂聞未成徃壯觀絕致遙應同  
潮生潮落夜還曉物與數會誰能窮百年形影



浪自苦便欲此地安微躬白雲南來入我望又  
起歸興隨征鴻

題落星寺

黃魯直

巖巖康俗先生廬其下宮亭水所都北辰九關  
隔雲雨南極一星在江湖

又

北風捲沙過夜窓枕底鯨波撼蓬島箇中即是  
地行仙但使心閑自難老

又

星官游醮河侍愒潛拋跡乳爲寶訪詩人窟吟  
穴或夢爲侯王不知青雲梯幾級更借瘦藤尋  
上方

又

落星開士深結屋龍閣老翁來賦詩小雨巖山  
客坐久長江接天帆到遲宴寢清香與世隔畫  
圖妙絕無人知蜂房各自開戶牖處處煮茶藤  
一枝

慈雲寺

城東寶坊金碧重道人脩惠剪蒿蓬一鉞一鉢

三十年瓊攘碧瓦上秋空稻田摩衲擁黃髮更  
築書閣諸天中三后在天遺聖墨百神受職扶  
琳宮文思帝澤餘溫潤雨露下國常年豐貢川  
章川結襟帶梅嶺桂嶺來朝宗參旗斗柄畧攔  
楯清坐耳聞河漢風道人飽參口掛壁頗喜作  
詩如已公家風秀句刻琬琰邀我落筆何能工  
安得雄文壓勝境九原喚起杜陵翁

虎丘寺

蘇子瞻

入門無平田石路細穿嶺陰風生澗壑古木翳  
繡井堪蠶誰復見秋水荒秋秋穢花鬱鬱避殺  
信異類服精猛胡為百歲後仙鬼互馳騁窈然  
留清詩讀者為悲哽東軒有佳致雲水麗千頃  
熙熙覽生物春意頗淒冷我來屬無事暖日相  
與永喜鵲翻初旦愁鳶蹲落景坐見漁樵還新  
月溪上影悟彼良自嗤歸田行可請

遊甘露寺

寺有石如羊相傳謂之狼石云諸  
葛孔明坐其上與孫仲謀論曹公  
也大鑊二按銘梁武帝所鑄盡獅

子一菩薩二陸探微筆衛公所留  
祠堂在寺手植柏合抱矣近寺僧  
發古殿基得舍利七粒并石記乃  
衛公為穆宗追福所葬也

古郡山為城層梯轉朱欄樓臺斷崖上地窄天  
水寬一覽吞數州山長江漫漫却望大明寺惟  
見煙中竿狼石卧庭下穹窿如伏獬緬懷卧龍  
公挾策事凋鑽一談收獬子再說走老瞞名高  
有餘想事往無留觀蕭公古鐵鑊相對空團團  
波施受百川斜積兩性散開四能完逸備錫六合人覓  
衣掛水紉隱見十二疊觀者疑夸謾破版陸生  
畫青猊戲盤跚上有二天人揮手如翔鸞筆墨  
雖欲盡典刑垂不刊赫赫贊皇公英姿凜以寒  
古柏手親種挺然誰敢干枝撐雲峯裂根入石  
窟蟠薙草得斷碑斬崖出金棺瘞歲豈不牢見  
伏理可歎四雄皆龍虎遺跡儼未刊方其盛壯  
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造物遷逝誰控搏况彼  
妄庸子而欲事所難古今共一軌後世徒辛酸  
聊與廣武歎不待雍門彈

律詩

金山寺

張祐

一宿金山寺微茫水國分  
僧歸夜舫月龍出曉堂  
雲樹影中流見鍾聲兩岸聞  
因悲在朝市終日醉醺醺

又

孫魴

萬古波心寺金山名日新  
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  
塵櫓過妨僧夢濤驚濺佛身  
誰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

無錫孫處士題過身聲至池盡山色上

樓多小洞穿斜竹重堦夾瘦莎  
慙入城市雲水暮鍾和

天台寺

杜荀鶴

一到天台寺高低景旋生  
共僧巖上坐見客海邊行  
野色人耕破山根浪打驚  
忙時向閑處不覺有閑情

登甘露寺

周繇

盤山上幾層峭壁半垂藤  
殿鎖南朝像龕禪外國  
僧海濤捲砌檻江雨洒窓燈  
日暮踈鍾起聲

聲徹廣陵

孤山寺

張祐

樓臺聳碧岑一徑入湖心  
不雨山長潤無雲水自陰  
斷橋荒蘚合空院落花深  
猶憶西窓月鍾聲在北林

題東虎丘寺

白居易

香刹看非遠祇園入始深  
龍蟠松矯矯玉立竹森森  
恠石千僧坐靈池一劔沉  
海當亭兩面山在寺中心  
酒熟憑花勸詩成倩鳥吟  
寄言軒冕客此也好抽簪

不厭西丘寺閑來便一過  
舟舡轉雲島樓臺出煙蘿  
路入青松影門臨白月波  
魚跳驚秉燭猿覩恠鳴珂  
搖曳紅旆娉婷十翠娥  
香花助羅綺鍾梵雜笙歌  
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  
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

題破山寺後禪院

常建

清晨入寺門初日朗高林  
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  
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  
萬籟此都寂但餘鍾磬音

過寶慶寺

司空曙

黃葉前朝寺無僧寒殿開池晴龜出曝松暮鶴  
飛回古井碑橫草陰廊盡雜苔禪宮亦銷歇塵  
世轉堪哀

題鶴林寺僧壁

李涉

終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盡強登山因過竹院  
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

楓橋寺

張繼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臺下

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

劉禹錫

步步相携不覺難九層雲外倚闌干忽然笑語  
半天上無限遊人舉眼看

天竺

白居易

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西澗水流  
東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  
界鐘清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仙花桂子落  
紛紛

題廬山寺

馬戴

白茅為屋宇編荆數處堦墀石壘成東谷笑言

西谷響下方雲雨上方晴  
鼠驚樵客緣蒼壁猿  
戲山僧撼紫檉別有一條投澗水  
竹筒斜引入  
茶鐺

虎丘西寺

劉禹錫

吳王冠劍作塵埃  
葬地翻為七寶臺  
石砌百尋光似鏡  
井輪千轉響成雷  
昔年棣萼連枝發  
今日蓮宮並蒂開  
更有女郎墳在此  
時時雲雨試僧來

題靈巖寺

劉禹錫

十萬人家天磔煉  
管絃臺榭滿東風  
闌勸歸葉絕  
廊猶響月華空  
尊前有暇但懷古  
欲飲一盃誰與同

陪潤州裴如晦學士遊金山迴作

揚公濟

世上蓬萊第幾洲  
長雲漠漠鳥飛愁  
海山亂點當軒出  
江水中分繞檻流  
天遠樓臺橫北固  
夜深燈火見揚州  
迴舡却望金陵月  
獨倚牙旗坐浪頭

金山寺

王介甫

天末海雲橫北固煙中沙岸似西興已無舡舫  
猶聞笛遠有樓臺祇見燈山月入松金破碎江  
風吹水雪崩騰飄然欲作乘桴計一到扶桑恨  
未能

遊虎丘山寺

王元之

寺墻圍着碧孱顏曾是當年海湧山盡把好峯  
藏院裏不教幽是浴人間劒池草色經冬在石  
壁苔花自古班珍重晉朝吾祖宅一迴來此便  
忘還

之村高齋甘露寺舊時風月清乾亭臺地從日月

生時見天到江山盡處回三國是非春夢斷六  
朝城闕野花開心隨潮水漫漫去流偏荒村半  
日來

詩話

靈隱夜吟

宋之問遊靈隱夜吟云鷲嶺鬱岿龍宮隱寂  
寥久不能續有老僧坐禪曰何不道樓觀滄海  
日門對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  
登塔遠剡木引泉遙云云遲明僧不見人以爲



駱賓王也

閨梨飯後鍾

王播少孤貧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粥僧厭苦之飯後擊鍾其後播鎮揚州訪舊題詩處有曰上堂已了各西東慙愧閨梨飯後鍾後二紀播出鎮是邦向所題已碧紗籠之矣乃續云三十年来塵撲面如人如得碧紗籠小說

烹食寺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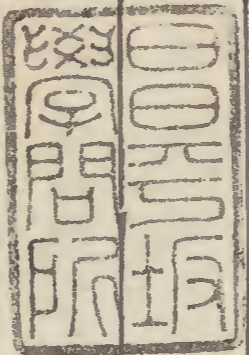
滕元發少居鄉里寺中修業一日烹寺犬食之僧徒曰能作豚也生偷餉試邪身中捫捫其絛貌頹

尾索絢牽去難回顧免之眸又云既欲思於實腹遂乃設於空喉取狗器也見侯鯖錄

寺僧豚

王中令既平蜀飢甚入一村寺主僧醉甚箕踞公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竒之公求蔬食云有肉無蔬餽蒸猪頭甚美公喜問止能飲酒食肉耶為有他技也僧言能詩公令賦蒸豚立成云嘴長毛短淺含臙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釘軟

熟真堪玉筋挑来把檀根来比並檀根自合喫  
藤條公大喜與紫衣師號仇池筆記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五

前集



存  
合  
夕

